

中國兵書集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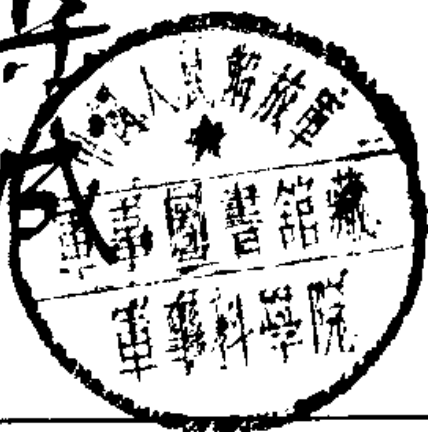


解放军出版社
出版
辽沈书社

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

中国兵书集成

行同



解放军出版社
出版
辽沈书社

中国兵书集成
(第 27—36 册)

Zhongguo Bingshu jicheng

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编委会 编

解放军出版社 辽沈书社联合出版

(北京市平安里三号) (沈阳市南京街五段一里二号)

沈阳七二一二工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8.5625 印数 1—1300

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责任编辑:王纯盛 封面设计:解寥生

ISBN 7—80507—006—7/E·3

定价: 280.00元

中國兵書集成第二十七冊

卷一百一十一
(一)

102/102

據明天啓刻本影印
原書板框高二〇·五
寬一四厘米

武备志编辑说明

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第二十七册至第三十六册编入《武备志》。

《武备志》这部大型综合性的兵书，是茅元仪一人独立撰辑的。茅元仪（一五九四——一六三〇年）字芷生，号石民，又号东海波臣、梦阁主人等，明归安（今浙江吴兴）人，出身世代甲第，著述宏富。自幼喜谈兵农致用之学。身处明衰后金崛起之际，朝廷昏庸，士大夫相顾惊骇。元仪志在振作明朝武备，寓居金陵，积十五年之讲求，广采历代军事书籍二千余种，撰辑《武备志》于万历四十七年（一六一九年）书成，于天启元年（一六二一年）刻竣，随以「知兵」之名充任赞画，随孙承宗督师辽东，因功荐为翰林院待诏，后因魏忠贤浊乱朝政，排挤孙承宗而牵连削籍南归。崇祯帝即位之元年，茅元仪向新帝进呈《武备志》，仍受权臣中伤，不得起用。崇祯二年，后金骑兵进逼京师，孙承宗于危难之际再度受命督师，茅元仪被任为副总兵，署大将军印，又招权臣所忌，解职，继受辽东兵哗之累，充军福建，复因请兵勤王受阻，悲愤纵酒而卒。

《武备志》二百四十卷，全书约二百万言，共分五门：（一）兵诀评十八卷，选录《武经七书》和《太白阴经》、《虎铃经》部分内容，视孙武为综前启后之高峰，寓妙悟于评点，阐扬各家兵书之旨要，可视为全书之理论篇。（二）战略考三十三卷，选录了从春秋到元各代有价值的战例，注重考究奇谋机略之运用，以益人智。（三）阵练制四十一卷，内分「阵」和「练」两部分。阵，载西周至明代各种阵法，配图三百一十九幅，辨证伪托附会，又陈异同之说，以广学者之目。练，详记选士练卒之法。茅氏认为：「士不选则不可练」，「士不练则不可以阵，不可以攻，不可以守，不可以营，不可以战」，所以「练为最要」。（四）军资乘五十三卷，内分营、战、攻、守、水、火、饷、马八类。下设六十五项细目，凡军备之所关涉，诸如行军设营，阵战攻守，后勤运输，配制火药，器械制造，人马医护等靡不详备，期于实用。其于今日，亦为不可多得之科技史料。（五）占度载九十三卷，内分「占」和「度」两部分。占，载天文气象与用兵之关系。此即古律书及兵阴阳之遗绪，虽多记彼时未被认识之物，也反映了古代用兵注意天时地利之迹

象。度，载明代的兵要地志，分方輿、镇戍、海防、江防、四夷、航海六门，为研究明代地理形势的重要资料。

由于茅元仪长期与后金政权处于敌对阵营，他撰辑的《武备志》曾被清廷列为禁毁之书。后来虽有刊行，凡涉「违碍之语」或抽毁，或挖版，或篡改，或隐去刻工姓名和印制时间等，使辨别选择版本，增加困难。因此，在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编纂之际，我们对国内各大图书馆现存《武备志》的不同版本，略作考察：

(一)天启刻本：初刻竣于天启元年（见，宋献：《武备志·序》）。此本保持了历史的原貌。今于北京、杭州两地查得三部，版式均相同，可互补而成完璧。此本四周单栏白口，序言半页六行，行十三字，正文半页九行，行十九字。第一页版心下方刻工姓名为：「秣陵章弼写，高梁刻」，秣陵即南京，与《湖州府志》所记：「元仪寓居金陵，作《武备志》」相吻合。正文前有李维桢、顾起元、张师绎、郎文焕、宋献、傅汝舟六人序文和茅元仪自序。诸序文中多涉辽东兵事。书中多「东夷」「奴酋」「北虏」「虏骑」「东夷匪茹」「建夷匪茹」等语，

均不挖改，确是明刻原貌。

(二) 莲溪草堂本：《武备志》天启元年版，后被汪允文收藏，幸免于明末兵燹，汪允文钱塘人，室号莲溪草堂。他将《武备志》天启版修补重印，书各页左下方加有「莲溪草堂藏版」字样。

莲溪草堂本与天启印本字体、版式、每行字数，以及版裂情况均相同，卷首第一页版心也有刻工姓名：「秣陵章弼写、高梁刻」。不同的是：①抽去了诋贬后金政权之语较多的李维桢等六人序言。②茅元仪自序中「东胡」二字，挖缺为空白。③版块损坏，内有不少缺字，如缺「制」「则」「聘」「属」等字，《兵诀评·李卫公问对》缺「萌也及其成」五字，均不属「避讳」或「违碍」。④有许多漫漶处，眉批尤甚。上述情况说明莲溪草堂版，属于时间较长，原版会有朽损造成缺字，抽出明人序言及削除「东胡」二字，可能与入清以后重印有关。

(三) 清初刻本，此本刀法熟练，印制亦佳，未记刻者姓名及年代，看起来颇似明版，实际是据明本复刻而有篡改。①如茅元仪自序版式改双栏，增行界。序中「东胡」改刻为「兵戈」。郎序「辛酉东师败

绩」改刻为「岁时边师败绩」，「东夷小丑」改刻为「域中小丑」。张序中「建夷匪茹」改刻为「边陲告警」，「躏抚顺，逼沈阳」改刻为「踞要津，夺粮糗」等等。②字体与明本有差异，版裂情况与明本不同。③对后金「违碍」之语均缺字，刻上墨围（□）。④抽去第二百二十八卷《四夷》中的《女直考》，仅保留了卫所、都司部分内容。有的藏书单位推断为清康熙间刻本，据内容篡改及纸、墨、字、刻各方情况，推断为清初复刻或不至有误。

（四）日本宽文四年刻本。时为清康熙三年（一六六四年），日本须原尾茂兵卫据明版复刻。此本由石斋鹤子直训点，行间增刻了日文训点，除个别字错刻外，未作任何篡改，保留了明本原貌。

（五）清道光年间木活字本。清道光时，已开书禁，《武备志》得以公开印行。书前增入「明史节录」（一段录自《孙承宗传》，一段录自《满桂传》和钱谦益的《茅待诏小传》）。此本系据清初刻本活字排印。无李维祯等六人序。其篡改略如清初刻本。

（六）清末湖南刻本。以日本宽文四年刻本为底本复刻。对明人序

言，及对清「违碍」之语均未挖改。最后一页照刻「宽文四年甲辰凉月洛阳隐士石斋鹤子直训点」。

综上所述，《武备志》天启初刻后，遭际明清递嬗，其版本支衍为三，①莲溪草堂明原刻清修版②日本宽文复刻增训点版③清初改刻版。其后支衍，不出此几种底本。现存各本以明天启元年竣刻之本为最善，保存了茅氏著作的原貌。此本今已罕见，且分藏各地，此残彼缺，难称完璧。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为抢救这部兵书古籍，访求于浙江、北京等地，采三部书配成足本，编入《中国兵书集成》，此固编辑工作应尽之责，这也应为中国文化遗产得到抢救而庆幸。沿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的编例，在《武备志》的首册，增入全书目次，各册连续页码，书口题等如前例，以便翻检。

《中国兵书集成编辑部》

一九八九年一月

武备志编辑说明

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第二十七册至第三十六册编入《武备志》。

《武备志》这部大型综合性的兵书，是茅元仪一人独立撰辑的。茅元仪（一五九四——一六三〇年）字芷生，号石民，又号东海波臣、梦阁主人等，明归安（今浙江吴兴）人，出身世代甲第，著述宏富。自幼喜谈兵农致用之学。身处明衰后金崛起之际，朝廷昏庸，士大夫相顾惊骇。元仪志在振作明朝武备，寓居金陵，积十五年之讲求，广采历代军事书籍二千余种，撰辑《武备志》于万历四十七年（一六一九年）书成，于天启元年（一六二一年）刻竣，随以「知兵」之名充任赞画，随孙承宗督师辽东，因功荐为翰林院待诏，后因魏忠贤浊乱朝政，排挤孙承宗而牵连削籍南归。崇祯帝即位之元年，茅元仪向新帝进呈《武备志》，仍受权臣中伤，不得起用。崇祯二年，后金骑兵进逼京师，孙承宗于危难之际再度受命督师，茅元仪被任为副总兵，署大将军印，又招权臣所忌，解职，继受辽东兵哗之累，充军福建，复因请兵勤王受阻，悲愤纵酒而卒。

《武备志》二百四十卷，全书约二百万言，共分五门：（一）兵诀评十八卷，选录《武经七书》和《太白阴经》、《虎铃经》部分内容，视孙武为综前启后之高峰，寓妙悟于评点，阐扬各家兵书之旨要，可视为全书之理论篇。（二）战略考三十三卷，选录了从春秋到元各代有价值的战例，注重考究奇谋机略之运用，以益人智。（三）阵练制四十一卷，内分「阵」和「练」两部分。阵，载西周至明代各种阵法，配图三百一十九幅，辨证伪托附会，又陈异同之说，以广学者之目。练，详记选士练卒之法。茅氏认为：「士不选则不可练」，「士不练则不可以阵，不可以攻，不可以守，不可以营，不可以战」，所以「练为最要」。（四）军资乘五十三卷，内分营、战、攻、守、水、火、饷、马八类。下设六十五项细目，凡军备之所关涉，诸如行军设营，阵战攻守，后勤运输，配制火药，器械制造，人马医护等靡不详备，期于实用。其于今日，亦为不可多得之科技史料。（五）占度载九十三卷，内分「占」和「度」两部分。占，载天文气象与用兵之关系。此即古律书及兵阴阳之遗绪，虽多记彼时未被认识之物，也反映了古代用兵注意天时地利之迹

象。度，载明代的兵要地志，分方輿、镇戍、海防、江防、四夷、航海六门，为研究明代地理形势的重要资料。

由于茅元仪长期与后金政权处于敌对阵营，他撰辑的《武备志》曾被清廷列为禁毁之书。后来虽有刊行，凡涉「违碍之语」或抽毁，或挖版，或篡改，或隐去刻工姓名和印制时间等，使辨别选择版本，增加困难。因此，在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编纂之际，我们对国内各大图书馆现存《武备志》的不同版本，略作考察：

(一)天启刻本：初刻竣于天启元年（见，宋献：《武备志·序》）。此本保持了历史的原貌。今于北京、杭州两地查得三部，版式均相同，可互补而成完璧。此本四周单栏白口，序言半页六行，行十三字，正文半页九行，行十九字。第一页版心下方刻工姓名为：「秣陵章弼写，高梁刻」，秣陵即南京，与《湖州府志》所记：「元仪寓居金陵，作《武备志》」相吻合。正文前有李维楨、顾起元、张师绎、郎文焕、宋献、傅汝舟六人序文和茅元仪自序。诸序文中多涉辽东兵事。书中多「东夷」「奴酋」「北虏」「虏骑」「东夷匪茹」「建夷匪茹」等语，

均不挖改，确是明刻原貌。

(二) 莲溪草堂本：《武备志》天启元年版，后被汪允文收藏，幸免于明末兵燹，汪允文钱塘人，室号莲溪草堂。他将《武备志》天启版修补重印，书各页左下方加有「莲溪草堂藏版」字样。

莲溪草堂本与天启印本字体、版式、每行字数，以及版裂情况均相同，卷首第一页版心也有刻工姓名：「秣陵章弼写、高梁刻」。不同的是：①抽去了诋贬后金政权之语较多的李维桢等六人序言。②茅元仪自序中「东胡」二字，挖缺为空白。③版块损坏，内有不少缺字，如缺「制」「则」「聘」「属」等字，《兵诀评·李卫公问对》缺「萌也及其成」五字，均不属「避讳」或「违碍」。④有许多漫漶处，眉批尤甚。上述情况说明莲溪草堂版，属于时间较长，原版会有朽损造成缺字，抽出明人序言及削除「东胡」二字，可能与入清以后重印有关。

(三) 清初刻本，此本刀法熟练，印制亦佳，未记刻者姓名及年代，看起来颇似明版，实际是据明本复刻而有篡改。①如茅元仪自序版式改双栏，增行界。序中「东胡」改刻为「兵戈」。郎序「辛酉东师败

绩」改刻为「岁时边师败绩」，「东夷小丑」改刻为「域中小丑」。张序中「建夷匪茹」改刻为「边陲告警」，「躏抚顺，逼沈阳」改刻为「踞要津，夺粮糗」等等。②字体与明本有差异，版裂情况与明本不同。③对后金「违碍」之语均缺字，刻上墨圈(□)。④抽去第二百二十八卷《四夷》中的《女直考》，仅保留了卫所、都司部分内容。有的藏书单位推断为清康熙间刻本，据内容篡改及纸、墨、字、刻各方情况，推断为清初复刻或不至有误。

(四) 日本宽文四年刻本。时为清康熙三年(一六六四年)，日本须原尾茂兵卫据明版复刻。此本由石斋鹤子直训点，行间增刻了日文训点，除个别字错刻外，未作任何篡改，保留了明本原貌。

(五) 清道光年间木活字本。清道光时，已开书禁，《武备志》得以公开印行。书前增入「明史节录」(一段录自《孙承宗传》，一段录自《满桂传》和钱谦益的《茅待诏小传》)。此本系据清初刻本活字排印。无李维桢等六人序。其篡改略如清初刻本。

(六) 清末湖南刻本。以日本宽文四年刻本为底本复刻。对明人序

言，及对清「违碍」之语均未挖改。最后一页照刻「宽文四年甲辰凉月洛阳隐士石斋鹤子直训点」。

综上所述，《武备志》天启初刻后，遭际明清递嬗，其版本支衍为三，①莲溪草堂明原刻清修版②日本宽文复刻增训点版③清初改刻版。其后支衍，不出此几种底本。现存各本以明天启元年竣刻之本为最善，保存了茅氏著作的原貌。此本今已罕见，且分藏各地，此残彼缺，难称完璧。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为抢救这部兵书古籍，访求于浙江、北京等地，采三部书配成足本，编入《中国兵书集成》，此固编辑工作应尽之责，这也应为中国文化遗产得到抢救而庆幸。沿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的编例，在《武备志》的首册，增入全书目次，各册连续页码，书口题等如前例，以便翻检。

《中国兵书集成编辑部》

一九八九年一月